俄国防部：消灭近5000外国雇佣兵

俄乌冲突中，支持乌克兰的外国雇佣兵扮演的角色一直备受关注。欧美媒体极力渲染这些雇佣兵参战的“正义性”，而俄军也时常在战报中特意注明“消灭多少外国雇佣兵”。俄罗斯国防部7月10日罕见地对外公布在乌克兰作战的外国雇佣兵的详细数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在乌克兰共有11675名外国雇佣兵，截至今年6月30日，有4845名外国雇佣兵被消灭。”尽管这个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数字没有得到西方的承认，但俄方透露的信息仍能从另一个方面展现外国雇佣兵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演变。

“外国雇佣兵超过1.1万人”

俄罗斯《观点报》11日称，俄国防部10日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展开至今，共有84个国家的11675名外国雇佣兵正式到乌克兰参加乌军的作战行动。其中2022年3月至4月抵达乌克兰的雇佣兵人数最多，但在第一次遭受损失后，他们抵达乌克兰的趋势急剧下降。这些雇佣兵中来自波兰的超过2600人，其次是美国和加拿大（900人以上）、格鲁吉亚（800人以上）、英国和罗马尼亚（700人以上）、克罗地亚（300人以上）、法国以及土耳其控制的叙利亚地区（200人以上）。截至今年6月30日，有4845名外国雇佣兵被消灭，其中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另有4801名雇佣兵逃离乌克兰，目前仍有2290人在乌克兰参战。

俄罗斯一直紧盯外国雇佣兵在乌克兰参战的情况。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俄方就警告“我们知道在乌克兰境内的所有外国雇佣兵的位置”，对他们“不会有任何仁慈”。俄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还称，西方政府鼓励其公民作为雇佣兵与俄军作战，“对于在乌克兰的这类外国公民的死亡，责任完全在于这些国家的领导层。”

但在西方媒体的鼓动下，俄方的警告没有能阻挡外国雇佣兵接连前往乌克兰参战的趋势。美国《纽约时报》称，乌克兰去年2月组建了由外国人组成的旨在保卫乌克兰的“国际军团”，最多时号称有2万名外国人加入。但美媒后来承认，这些数字有所夸大，在经过惨烈的战斗后，如今“国际军团”可能只剩下1500人，其中还有不少人存在谎报服役经历甚至参与诈骗等情况。

乌克兰加紧招募雇佣兵？

俄军称，最近前往乌克兰参战的外国雇佣兵数量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19日援引军事专家安德烈·马罗奇科的话称，通过对库皮扬斯克、顿涅茨克等方向的情报信息进行分析发现，在接触线附近记录到有来自超过15个国家的雇佣兵。俄外长拉夫罗夫6月28日则说，一些国家可能以雇佣兵为幌子向乌克兰派遣职业军人。

俄国防部强调说，在乌克兰新一轮征兵失败的情况下，“为掩盖乌军有生力量的灾难性损失，基辅政权加大了在亚洲、拉美、法国和中东地区招募雇佣兵的力度”。此前有消息称，美国中情局开始招募库尔德武装分子加入乌军。美国正与当地部落的酋长进行谈判，武装分子每月可得到约2000美元的报酬。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库尔德武装自2022年春季以来一直在乌克兰作战。他们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据西方专家估计，乌克兰可能有1000名—2000名库尔德雇佣兵。

俄罗斯军事专家亚历山大·阿尔塔莫诺夫称，由于雇佣兵短缺，乌克兰的盟国，特别是美国正在为其招募新的雇佣兵。各国的私营军事公司，例如英国的G4S公司，可能会参与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俄军事专家瓦西里·丹德金说：“由于乌军部队在反攻过程中失败的真实信息被泄露给西方媒体，许多雇佣兵看到这些结果后，决定不参加乌克兰的战斗。在我们开始特别军事行动时，参战的外国雇佣兵数量最多，但俄军对其部署地点的打击明显改变了这一局面，外国雇佣兵数量大幅减少。尽管西方媒体对这类事件的报道相当片面，但外国雇佣兵之间会相互交流并了解真相。他们并不总是对乌克兰军方对待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感到满意。因此，乌克兰正在尽一切努力在世界不同地区招募雇佣兵。”

外国雇佣兵在乌克兰表现怎么样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西方媒体对于前往乌克兰参战的外国雇佣兵大加称赞，鼓吹他们是“为了正义而战”。但残酷的战争让越来越多的外国雇佣兵开始改变主意。法国RTL广播电台8日援引相关调查报道称，目前约有100名法国雇佣兵正在乌克兰参战。在俄乌冲突初期，800名法国人表达了前往乌克兰的愿望，但实际上只有约一半人前往战区，有些人来了几天，然后返回法国。他们被嘲讽为“TikTok战士”，因为他们的目标只是希望借机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关注。据RTL的统计，这些雇佣兵前往乌克兰每月可获得约500欧元的报酬，如果在一线服役，工资最高可达每月3000欧元。但法国雇佣兵必须自己购买武器，因为乌军无法确保为所有人提供武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雇佣兵表示，自己在俄乌冲突初期来到乌克兰，花费了近5万欧元。此前，加入俄乌冲突的多名美国雇佣兵也抱怨自己并没有做好准备，当地环境困难且装备缺乏。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特洛伊·奥芬贝克对美国《野兽日报》新闻网称：“这是我参与的第三次冲突，也是迄今为止最糟糕的一次。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最糟糕的那些天，相比在乌克兰的经历都算得上好日子。”另一名美国雇佣兵大卫·布拉姆利特表示，许多外国雇佣兵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来到乌克兰，他们并不了解需要做什么。雇佣兵们还抱怨缺乏与乌克兰人或其他雇佣兵部队的正常协调，有时他们只能独立行动，并缺乏必要的装备。

俄罗斯《消息报》11日称，俄罗斯国防部10日宣布，目前美国和加拿大的情报机构加紧为乌克兰招募雇佣兵。俄国防部认为，“由于波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为基辅政权赴死的兴趣成倍下降”，美国和加拿大开始在其他地区进行招募活动。外国雇佣兵一直被基辅政权当作“炮灰”。乌克兰指挥部中没有人怜惜他们的生命。因此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即逃离乌克兰或者死去。报道称，根据对乌军俘虏的审讯，乌克兰指挥官没有因雇佣兵的损失而被追究责任。此外，这些雇佣兵首先被扔到“绞肉机”中，这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士气。俄军事专家伊万·科诺瓦洛夫称，雇佣兵是去赚钱的，他们不在乎谁输谁赢。

本报综合消息

突尼斯停发1.7万名教师工资

突尼斯正面临教师要求涨工资，而国家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困境。据《阿拉伯消息报》7月10日报道，突尼斯当局当天表示，出于对教师要求加薪抗议活动的回应，他们已暂停支付该国1.7万名教师的薪水，并解雇了350名校长。

停发薪水可能影响到该国约30%的小学教师，并将加剧该国政府与“教师总工会”的冲突。作为抗议的一部分，这些教师拒绝提交学生期末考试成绩。

突尼斯教育部部长马哈迈德·阿里·布吉迪里表示：“学生无法获取在校成绩是一场灾难，这是对儿童的犯罪。”布吉迪里强调称，法律是政府和违法者之间的裁决者，那些认为政府权力过弱的人是在痴人说梦。

对此，突尼斯工会领导人伊克贝尔·阿扎比回应称，当局的决定旨在“让教师挨饿”。阿扎比说：“（教育部）部长的报复行为是为了让教师挨饿，打击工会行动是非法的威胁和行动。”

报道称，预计下个学年的教学活动将因抗议活动而变得更困难。据悉，目前已有数百名校长开始递交辞呈。

突尼斯教育部坚持认为，该国的财政状况无法支持教师加薪的要求。与此同时，这个北非国家的公民正在应对高通胀、公共服务不到位和食品短缺的问题。数以万计的家庭担心政府和工会之间的冲突将影响到新学年，并加深突尼斯正面临的危机。

据埃及《黎明报》分析，突尼斯眼下的工资矛盾，是这个国家整体乱象的一个缩影。突尼斯是2010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发源地。然而，在赶走当时的统治者之后，突尼斯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却陷入衰退，“革命”并没有带来改善生活的预期效果。

本报综合消息

数十万学子寻梦印度“高考城”

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中，主人公就读大学的校长总是不厌其烦地对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强调：“每年有40万考生报考帝国工业大学，只有200人能考上。”这部经典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激烈竞争之下，印度考生自杀事件频发。印度科塔市警方7月8日表示，一位名叫巴杜尔·辛格的17岁少年在当地一家补习机构的宿舍内上吊身亡。警方称，这已是今年在科塔市众多补习机构里发生的第15起学生自杀事件。据悉，辛格来自印度北方邦，两个月前来到科塔市参加培训，准备参加大学联考。

科塔市是坐落在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的一座小城，因为聚集了大量补习机构，被称为印度的“补习之都”。众多像辛格一样的学生每年在科塔市支付高昂的补习费用，以争取一个考入印度顶尖学府的机会。

每年涌入20万高中生，每天学习超过12小时

印度《商业标准报》称，科塔市的补习产业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工程师班塞尔在此成立了班塞尔学堂来辅导学生。到了1994年，班塞尔凭借帮助众多学生考入印度顶尖理工学府印度理工学院而一举成名，他的成功引发了竞相模仿，科塔市也借着补习产业的崛起获得了新一轮的发展。现如今，人口刚超过100万的科塔市拥有150多家补习机构，其中有40多家大型补习机构，还诞生了像在线教育公司BYJU'S这样的独角兽企业。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如今每年有超过20万志在成为工程师和医生的10年级学生来到科塔市，选择在这里花费两年或是更长的时间参加各类补习班，以准备在自己12年级毕业那年参加印度理工科和医科的“高考”JEE和NEET考试。在科塔市参加补习班的日子里，学生们大多数时间都在接受“魔鬼培训”，每天学习时间超过12小时。

一方面，科塔市的补习机构四处招揽精英学生和知名教师，为他们提供巨额资金及各种特权便利，以此延续其招生“神话”；另一方面，这些机构还顺势推出“虚拟入学”的灰色服务，一些学生在登记后，无须上学，只需要按时参加12年级的离校考试，便可获得毕业证明和相应成绩。

在这一模式下，科塔市的补习机构源源不断地吸引全国各地的学生为其服务买单。此外，该市还涌现出了一系列相关产业，如定时送餐服务，专用宿舍和阅览室的租赁，甚至有当地一家冰激凌店以抚慰考试成绩不佳来蹭热度，推荐自家产品。

“考不上印度理工，才去麻省理工”

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加上印度不少普通高校教育质量堪忧，在印度高校中占比最低的中央直属大学最终成了印度贫困家庭和部分中产家庭唯一愿意选择的道路。很多印度父母在自己的孩子出生前，就梦想着他们成为医生或工程师，从而实现阶级跨越。

以《三傻大闹宝莱坞》里“帝国工业大学”的原型印度理工学院为例，作为印度最顶尖的理工大学，不少学子都梦想着考入印度理工，改变命运。在印度，甚至有“考不上印度理工，才去麻省理工”的说法。记者曾在印度北部地区的农村看到，有人会在自家房顶上摆放巨大的飞机模型，以此纪念和炫耀家中有人考上国外的大学。但对印度家庭来说，比起考到国外，考上印度理工是更为光荣的“盛事”。

不过，印度每年约有1000万的“高考”考生，其中只有1/3能顺利进入大学。由于印度“高考”不实行全国统考，若想考入热门的理工科或医科学校，需要参加专门的联考，录取率极低。正是如此，印度“高考”也被媒体称为“世界上最难的考试”。《海峡时报》称，今年就将有超过50万名学生竞争印度23所理工学校的17485个入学名额，录取比例不足3.5%。

在此背景下，补习机构们瞄准家长的期待，开展了针对性的宣传攻势。一名焊接工的儿子在接受补习机构的辅导后顺利考入印度理工学院，毕业后在微软获得一份高薪工作，这是科塔市补习机构的经典宣传案例。

补习行业飞速发展，教育开支成为沉重负担

据印度《印刷报》报道，2022年印度补习行业的收入高达5808.8亿卢比（约合508亿元人民币），预计这一数字到2028年将达到13399.5亿卢比。在行业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子女教育开支正成为许多印度家庭沉重的负担。

数据显示，一名学生在科塔市正常生活和学习的费用每年为近30万卢比，而印度2022年人均收入只有约17万卢比。为了让孩子维持在补习班的学业，很多家庭背负了沉重的贷款，甚至还有人被迫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多年来一直在追踪科塔市补习行业的记者阿尔温德·普塔称，在家庭和补习机构的双重压力下，学生自杀现象越来越常见。有参加补习的学生表示，在科塔市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面临着诸多压力，如担心晚上出去玩导致学习进度落后，第一次远离家乡以及把其他学生视为竞争对手难以建立友谊等。

正在准备医学院入学考试的厄帕德海耶在采访中表示：“如果你成绩落后了，你就会开始想，父母投入了多少，自己为什么没有取得成绩。你可能会出现自杀的念头。尤其是当你看到别人做得很好时，心情往往会变得更糟。”

本报综合消息